

# “濒危土话”与“抢救性研究”

谢奇勇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 湖南 湘潭 411201)

**摘 要:**从“湘南土话”的现状出发,我们发现:“濒危土话”既有作为“濒危方言”的共性,也有其自身的种类多、混合程度大、方言属性未定、方言演变现象丰富、消亡时间相对快等一些特殊性。对“濒危土话”的“抢救性”研究在“濒危方言”的研究中还存在重视程度不够、研究队伍有待加强、研究手段和方法有待出新等问题。我们有必要重视并加以落实“濒危土话”的“抢救性”研究。

**关键词:**濒危方言;濒危土话;湘南土话;抢救性研究

## "Endangered Vernacular" and "Salvation Research"

XIE Qi-yong

(School of Humaniti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Xiangtan Hun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The vernacular in the southern areas of Hunan" shares the quality of "endangered dialect" and has many special characters of its own. It has many types and is mixed, its dialect nature uncertain. The vernacular has some other characters such as changing and disappearing very fast, etc. There exist some problems about the salvation research of the endangered vernacular, having not paid enough attention being one of the problems, the research team needing to be strengthened and research tools and methods expecting to be improved forming the others. Salvation research into the endangered vernacular should be given enough attention and measur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taken of.

**Key words:** endangered dialect; endangered vernacular; vernacular in the south of Hunan; salvation research

通过近些年来的调查研究,我们已知“湘南土话”是分布于湖南南部的广大地区,与当地“官话”相对的汉语方言,具有土话种类多样、土话内部差异大;混杂成分复杂、方言演变现象丰富;方言系属未定;与强势方言(当地官话)相处形成“双方言”状态等特点。随着对湘南土话研究的逐步深入,湘南区域里的各种土话分布地域狭小、掌握人口少,不少土话鲜为人知且消亡速度相对快,已经成为“濒危方言”的状况也逐渐被人们所了解。笔者在“濒危语言”、“濒危方言”及其抢救性研究的背景下,谈谈湘南“濒危土话”及其“抢救性研究”的问题。

### 一 濒危语言、濒危方言及其抢救性研究

#### (一) 濒危语言及其抢救性研究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各国现代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越来越多的语言趋于消亡,形成“濒危语言”。关于“濒危语言”的标准界定,目前中国语言学界尚未形成一致的观点。有人提出根据语言使用人口的多少,把使用人口不超过 1 万的语言界定为濒危语言;有的提出根据母语使用者的年龄,把只有 40 岁以上的人还使用的语言定为濒危语言;有人提出根据母语使用者的不同年龄特征把语言濒危分为三个层级等等。濒危语言“通常可以理解为使用人

收稿日期: 2009 - 06 - 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湘南濒危土话抢救性研究”(09BYY013)

作者简介: 谢奇勇(1958 - ),男,湖南新田人,湖南科技大学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汉语言文字学、汉语方言学的教学与研究。

口比较少、社会使用功能逐渐萎缩的语言。<sup>[1]</sup>一般认为濒危语言有三个特点:(1)只有少数人还在讲自己的民族语言。(2)保存的民族语成了次要的交际工具。(3)年轻一代人对本民族语持否定的、消极的态度。<sup>[2]</sup>也可以表述为以下几个方面:使用人口比较少;使用功能衰退;少年儿童不再使用;语言态度漠然;在两三代人之内消亡等。

“濒危语言”抢救性研究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受到高度重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语言濒危现象就已受到各国语言学家、人类学家的重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1993年定为“抢救濒危语言年”。一些国家成立了抢救濒危语言的组织和基金会,如美国濒危语言研究及保护委员会、美国濒危语言基金会、国际濒危语言情报交流中心(日本东京)、加拿大濒危语言专门委员会、英国濒危语言基金筹集委员会、德国濒危语言学会等。世界各国先后召开了有关濒危语言的专题研讨会,探讨濒危语言的抢救问题。如1995年在日本东京召开了“濒危语言研究国际学术会议”;1996年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召开“语言政策国际会议”;2000年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和《民族语文》杂志社联合召开了“中国濒危语言问题研讨会”;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关于濒危语言问题专家会议”。

## (二)濒危方言及其抢救性研究

我们所说的“濒危方言”主要是指“濒危的汉语方言”。曹志耘先生曾指出:“濒危汉语方言主要是指处于突变型过程中的方言。而突变型汉语方言的情况通常是“老年人只使用弱势方言;中青年人弱势方言与强势方言并用,其中中年人以弱势方言为主,青年人以强势方言为主;少儿就基本上只用强势方言了。这种“濒危方言”一般“处于强势方言包围之中的弱势方言岛”、“在两种方言势力不均的交界地带”、“在多种方言交错分布的地区”、“受到普通话的强烈冲击的单一方言地区”。<sup>[3]</sup>

“濒危方言”抢救性研究已经受到国内学者的高度重视。郑张尚芳的《濒危的汉语方言也需要抢救》<sup>[4]</sup>、汪平的《谈濒危方言的抢救》<sup>[5]</sup>等文指出,不仅少数民族语言需要抢救,汉语方言也需要抢救。中国几大山区的方言,浙南山区、皖南山区、粤北山区蕴藏着多种特殊的方言,这些方言中保存了一些宝贵的信息,但这些方言正在逐渐地消亡,亟待抢救。曹志耘《关于濒危汉语方言问题》指出:“方言是一定地区人民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是和一定地区的地域文化相联系的。因此,跟民族语言一样,

一种方言的消亡,就意味着当地人民世代相传的那种交际和思维工具的永远丧失,就意味着当地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的那种载体和重要组成部分的永远丧失,也意味着人类语言文化的多样性受到严重的破坏。因此,濒危方言现象同样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课题,值得我们高度重视。<sup>[3]</sup>陈保亚指出:“语言和方言的历史对于整个人类就像记忆对于每个人一样,它说明语言人怎样组织经验,怎样远征和移动。……拯救濒危方言、濒危特征和濒危机制不仅是语言学家的工作,也是全人类的工作。”<sup>[6]</sup>

## 二 “濒危土话”

我们提出的“濒危土话”,是包括“湘南土话”、“粤北土话”、“桂北平话”中的那些濒于消亡的土话、平话。就湘南的“濒危土话”而言,是指湘南土话中分布地域狭小、操说人口少,面临被强势方言(主要是当地的“官话”)替代而消亡的土话。“濒危土话”无疑属于“濒危汉语方言”,它具有“濒危方言”的共性,具体说就是符合上述处于“突变型”汉语方言的基本特征。下面以“湘南土话”为例谈谈“濒危土话”的一些特点。

1、在不大的地域内,土话种类多样,掌握人口少。据谢奇勇《“湘南土话”在永州的分布》<sup>[7]</sup>的初步调查,仅永州市的“湘南土话”就有29种,其中大部分是1~2万人口的土话,5000人以下的也不在少数。如宁远县的骆全土话(1378人)、单家土话(774人)、贺家土话(1240人)等。<sup>[8]</sup>这些“土话”在当地的强势方言“西南官话”的包围之下形成了一个“土话”方言岛,并呈被迅速或逐渐消弱的趋势。

2、混杂成分复杂,内部差异大,不少土话方言属性未定。“湘南土话”分布在湖南郴州、永州两市的部分地区,北面是湘方言区、东面是客赣方言区、南面临近粤语区、西面有典型的西南官话区,而且就在我们称之为“湘南土话”的区域内,一是都无一例外地对外使用“官话”,对内使用“土话”;二是还有不少的区域是纯“官话”区或其他方言区(如客家话)。真正是“十里不同音”。在长期的接触或共存的历史过程中,使得湘南土话中的“濒危土话”混杂成分复杂,很多土话都被称之为“混合型”方言,迄今其方言系属都没有确定下来。

3、方言演变现象丰富。由于上述原因,也就造成了湘南的“濒危土话”中存在许多其他方言所不具有的独特的方言演变现象。仅从古全浊声母今读塞音塞擦音的演变来看,就存在以下的种类:(1)无

论平仄读不送气清音(江永、道县寿雁土话);(2)並定群无论平仄读不送气清音,从澄船无论平仄读送气清音(道县小甲土话);(3)平声读不送气清音,仄声大部分读不送气,少部分送气,从调类看,送气主要出现在上声调类中,就声母而言,定澄群母送气比较集中(新田南乡土话);(4)古並定今读不送气清音,其余无论平仄读送气清音(嘉禾广发土话);<sup>[9]</sup>(5)古从澄船今读擦音(永州岚角山土话)。

4.与强势方言(当地官话)相处形成双方言状态。戴庆厦指出“濒危语言是‘强势语言’和‘弱势语言’在语言竞争中产生的结果之一。”<sup>[10]</sup>这个论断对于“濒危土话”的形成具有同样的解释力。在湘南土话区域中,与当地“官话”一起形成双方言区。但是两者的地位是极不相等的,表现为:(1)操土话者尽管程度不一都能说官话;(2)在这个区域内的纯官话区(如县城)的人往往不会说土话。(3)对外或公共场所都用官话交流。这一表现说明“官话”在当地是毫无疑问的“强势方言”。也就形成了不少的“老年人使用弱势方言、中年人以弱势方言为主、青年人以强势方言为主、少儿就基本上只用强势方言”的村落。

5.不少土话还鲜为人知,且消亡速度相对快。“土话”分布在五岭或其余脉山区,“土话”本身的多样性、分散性都形成了对“土话”调查的困难,这也是“土话”之所以在过去长时间里不为人们所注意的一个重要原因。关于消亡速度问题,笔者曾在调查中发现:现在这个区域内的不少被认为是“纯官话区”的地方,竟然其中的七八十岁的老人能说土话,并明白地告诉我们:他们那一代人就是说土话的。而现在这个年龄段以下的人却全然不会说土话了。如新田的潭田、挂兰等村就是这种情况。

### 三 “濒危土话”的“抢救性研究”计划

对于“濒危方言”的抢救性研究的意义,李宇明先生曾指出:“语言既是交际工具同时也是国家资源,应该保护与开发本土语言资源,使其在信息时代仍然保持旺盛的活力,尽量不使本土语言或方言消弱或泯灭。”<sup>[11]</sup>对于“濒危土话”的抢救性研究意义就在于将“濒危方言的抢救”这项意义重大的研究工作落实到实处,使承载着湘南地域文化的“土话”得到抢救性的记录,使其得到充分的揭示和保留。“濒危土话”的“抢救性研究”就是对这些“濒危土话”尽快地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全面充分的调查和描写记录。

就“湘南土话”中的“濒危土话”的抢救性研究,我们要明确研究的计划和步骤。具体可以依照下述步骤进行:

1.进一步明确“湘南土话”的内部分类,确定“土话”的具体种类。这项工作主要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再加上细致必要的“田野调查”,加以核实,结合当地认同和语言事实进行“土话”种类确定,形成系统全面的“湘南土话”类型的调查报告,彻底改变目前湘南土话的类型、种类数的不确定性的面貌。

2.确定每一种“土话”的分布范围及人口数量。在确定种类的基础上具体确定每一种“土话”的分布范围及人口数量。这项工作主要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些深入具体的核实调查,形成系统全面的“湘南土话”的地域和人口分布状况的调查报告。

3.按照“濒危方言”的标准确定“濒危土话”数量、种类。在上述步骤的基础上,确定一批“濒危土话”的数量、种类。这项工作主要按照“濒危方言”是“处于突变型过程中的方言”的标准来确定“濒危土话”的,这是我们确定“濒危土话”最主要的依据。尽管如此,由于“土话”多样(几乎“十里不同音”)且大多是方言属性未定,加上当地土话的认同、来源情况也比较复杂,因此要认定是不是同一种“土话”往往需要多方比对和求证,而“濒危土话”的确定又必须在这个基础上来确立,因此“土话”本身类型的确定就成了一个关键,也是一个难点。这项工作只有在充分利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上深入的核实调查,结合当地认同和语言事实进行充分研究来加以突破。只有调查上的落实和认定上的解决,后期描写、记录的“抢救性”的研究工作才能得以顺利地进行。

4.首先选择一批“濒危土话”进行“抢录”研究。针对已经确定的“濒危土话”,首先选择方言特点明显、操说人口最少或较少的数种“濒危土话”进行“抢录”研究。

5.将实地调查的“濒危土话”的材料制成音像语料库。一是将实地调查的“濒危土话”的材料进行录音或摄像,制成直观的语料库。二是建立湘南“濒危土话”语料库。将实地调查的“濒危土话”的语音系统、词汇、语法材料以及民间故事、歌谣的语料材料进行录音或摄像,最后整理成语料库。

6.形成“濒危土话”的单点“抢录”研究著作。援用汉语方言单点研究的方法和体例,进行语音、词

汇、语法以及语料全面地描写和记录。

7.逐渐扩展形成“‘濒危土话 研究系列丛书’”。在单点抢救性研究的基础上,有计划有步骤地扩展开去,规划一套“湘南‘濒危土话 研究系列丛书’”,发动更多方言研究者来做这项工作,最后完成这个“濒危土话 的‘抢救性研究’工作。

总之,在“濒危方言”中,确实存在一批像“湘南土话”中带有自身特点面临消亡的汉语“土话”,我们称之为“濒危土话”,是适得其名的,它们应该得到及时的抢救性研究。按照“濒危方言”的标准,将这片土话中的“濒危土话”加以确定,并列为抢救性研究之列,是目前抢救性研究的当务之急。同时只有通过专家进行充分调查,然后进行音像记录和专著描写才是进行“濒危方言”抢救性研究的最可行的方法,只有在国家支持下发挥众多专家学者科学研究的积极主动性,并持之以恒地进行下去,此项研究才可以取得成效。

#### 参考文献:

[1] 黄 行.我国濒危语言问题研讨会纪要[J].民族语文

2000(6).

[2] 陈其光.我国濒危语言问题研讨会纪要[J].民族语文  
2000(6).

[3] 曹志耘.关于濒危汉语方言问题[J].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1(1).

[4] 郑张尚芳.濒危的汉语方言也需要抢救[D].“中国濒危  
语言问题研讨会”论文,2000.

[5] 汪 平.谈濒危方言的抢救[D].“中国濒危语言问题研  
讨会”论文,2000.

[6] 陈保亚.从接触看濒危方言、濒危特征和濒危机制[J].  
长江学者,2006(1).

[7] 谢奇勇.“湘南土话”在永州的分布论文[D].长沙:“湘  
南土话及周边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11):9-12.

[8] 谢奇勇.湘南宁远县“土话”分布状况及特点[J].湖南  
师大社会科学学报,2002(4).

[9] 覃远雄.平话、土话问题讨论(稿)[D].南宁:“桂北平  
话及周边方言学术研讨会”论文,2004(10):21-23.

[10] 戴庆厦.濒危语言研究在语言学中的地位[J].长江学  
术,2006(1).

[11] 李宇明.信息时代的语言文字工作任务[J].修辞学习,  
2004(1).

责任编辑:李 珂

(上接第100页)

#### 参考文献:

[1] 彭泽润.论“词调模式化”[J].北京:当代语言学,2006  
(2).

[2] GB/T16159-1996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A].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学习读本[M].北京:  
语文出版社,2001.

[3] 冯胜利.论汉语“词”的多维性[J].当代语言学,2001  
(3).

[4] GB/T13715-92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分词规范[M].北  
京:中国标准出版社,1993.

[5] 彭泽润,李葆嘉.语言理论:第4版[M].长沙:中南大学  
出版社,2007.

[6] 彭泽润.词和字研究——中国语言规划中的语言共性和汉  
语个性[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李 珂